

## 悦享书摘

## 那些细节带来的教育疼痛

□柴纯青

早在2004年,因为自己孩子上学以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开始关注儿童的上学体验,并随后发表过两篇以“细节的疼痛”为主题的文章,列举了学校所发生的若干案例,针对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给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乃至伤害进行了一些反思。那时候,我认为这些案例并不具有普遍性,也没有进行系统的观察和思考。

后来,我听到了一位身为教育局局长的朋友讲述他儿子的上学故事:某次考试,题目是根据所给的材料发表自己的看法。试卷发下来以后,孩子发现自己一分未得,他很不服气,去找老师,并和老师争论起来。老师说,因为他写的不是标准答案,所以不能得分。孩子反问:题目明确了,让我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怎么还有标准答案?师生为此僵持了一个月之久。孩子本来希望得到局长父亲的支持,却发现父亲并没有采取行动。最后,孩子认识到自己还要与老师长期共处,僵持了一个月以后,就主动妥协了。对此,朋友说他很为难,他肯定不能用权力去对老师做什么,但又为孩子的境况感到难过。最后,他感慨道:孩子的妥协就是教育的悲哀。

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个故



事,因为这个故事及其中的细节表明,我们的教育体系具有典型的“线性”特征,即学生按教师的预期,从已有的材料出发,沿着一条被规定好的线路,得出标准答案,如果偏离线路和答案,就会受到惩罚。这种直线的、单维度的且缺乏变化的基本结构,反映了学校这个机构的基本运转方式。按照这个运转方式,教师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孩子遇到困惑时的不甘、反抗乃至心理上的疼痛也是真实的。

长期以来,学校被认为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儿童社会化意味着:儿童是未长大的成人,他们在当下不具有社会性,通过学校教育后,才会在将来具有社会性,成长为符合成年人期望的人。学校通过建立统一的、可预测的行为标准,将社会的规则和

各种期待灌输给给他们,使他们成为未来社会的“合格”一员。

按照这一功能,学校设定了高度线性的结构。一方面,教师的教学形态高度结构化,从备课到上课,从导入到讲解、提问、练习,通常都是精心设计的,学校也往往以环节是否完整、教学任务是否完成来评价教师,最后,以能否考出好分数和升入好学校来评价教师。肯·罗宾逊(Ken Robinson)在演讲中曾批判过“大学起源于幼儿园”的现象——任何个体的儿童从幼儿园开始,就沿着这个线性体系轨道前进,每做对一件事,就会向后半生想要的生活接近一步。因此,大人们为儿童选择“好幼儿园”,继而“上好小学”“好中学”,最终目的就是上“好大学”。而这个“好”的判断,往往是基于“分数”和“排名”。

在这个结构中,学生的个体特征很难得到关注。曾经听过一堂数学课。孩子们按照老师的引导,认识了平面图形以后,进入了教学实践环节。教师设计了一个游戏,孩子们被要求选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图形,然后用它们拼出大的图形。其中一个孩子把两个三角形的直角边和斜边相接,怎么也拼不出一个规则图形。老师问他:“这样可以吗?”孩子犹豫地说:“不可以。”老师毫不迟疑地要

求:“请同桌来完成。”于是同桌帮他完成了,这个孩子成了自己活动的旁观者。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孩子当时的沮丧。所以,学校需要给教师更多专业自主的空间,帮助教师更用心地体察儿童的需要,在课堂上从容一些,能够等等“慢”的孩子。

线性的教育体系容易用“成功”和“失败”的二分概念作为评价标准,促使儿童追求成人设定的“标准”,达到“标准”就被定义为“成功者”,反之就是“失败者”。害怕失败很容易让儿童产生巨大的心理阴影,让儿童畏首畏尾,不敢尝试,不仅失去学习的快乐,还会产生恐惧,而恐惧正是学习的敌人。一旦学生偏离成功轨道的预设,部分教师还倾向于给稍有“出格”的学生贴上某种标签。有一个孩子无奈地写道:“只要做错了一件事,就意味着你一无是处,而且一直是。”

由此,我们需要对教育文化进行反思。几年前,我在一所学校参加活动,请老师们回忆自己中小学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我惊讶地发现,大部分老师所说的都是很愉快的故事。其中一位中年老师这样说道:“我读中学的时候,数学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我说:‘你是教师子女啊,怎么不会做题?’我想,教师

的孩子就一定要什么都会吗?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从那以后,我上学的整个过程中都不敢说自己的家长是教师。”“教师的子女就应该比别人更会做题”的观念是怎么来的?仔细想想,教育体系沉淀了很多我们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东西,如“教师拼命教,孩子就一定学会”“学被视为教的结果”等,而这些潜在的认知既没有逻辑性,也不符合教育规律。

多年以来,众多研究者都对这一体系提出了改进方案。在这些高度理性的话语背后,我们应该看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具体的儿童、每一位教师在学校里经历的“细节的疼痛”。怎样减少这些疼痛,怎样改善我们的学校文化?我们需要从个体生命、学校及社会发展相互关联中,寻找破解之法。

自人类出现以来,就有比其他物种更加鲜明的特性,他们天生就有好奇心、内驱力和想象力,愿意探索和思考,并在不断的试错中进行创造,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演进。变革我们的学校,使得学校不断适应时代的变迁,进行系统革新,跳出线性的运转方式,是我们每一个教育者的使命。(摘自《提升学校变革领导力》,柴纯青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书讯



跟着名师学教学,跟着主编学写作

——《学习任务群的课堂实践与深度评析》出版

近日,教育部首批领航名师、正高级教师、陕西省特级教师王林波老师和全国优秀编辑、《小学教学设计》期刊主编王冬精老师合著的《学习任务群的课堂实践与深度评析》由济南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这是一本真正懂得一线教师需求的书,一本可以从多个角度促进一线教师专业成长的书。

很多一线教师虽然已经反复读过了2022年版的课程标准,可依然不知道学习任务群该如何落地课堂;不少青年教师虽然读了不少名师关于学习任务群的设计意图,可依然没有弄明白背后的设计意图;还有很多老师很想发表文章,可就是不知道如何写稿才能入编辑的法眼。

以上的种种困惑,这本书都能帮你解决。

在这本书中,王林波老师通过亲身实践过的课例教大家如何有效设计学习任务群,帮助学生提升核心素养;王冬精老师不仅会通过深度评析,为大家揭示背后的学理依据,同时还会教大家教育写作的秘诀,让大家发表文章的梦想得以实现。这本书在每一个课例后面,还特意用思维导图呈现了这一课的学习任务群及语文实践活动,大家阅读起来更轻松。

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吴忠豪教授向广大语文教师力推这本书,他说:林波老师善于思考,勇于实践,无论是当年使用统编教材,还是今天践行新课标理念,他始终走在最前沿,给一线教师做出了最直观的示范。冬精主任是专业期刊的主编,他既善于观课议课,又长于教育写作的指导,相信老师们从他的点评中不仅能读懂林波老师课堂教学的精髓,更能学到教育写作的秘诀。

全国著名特级教师薛法根老师说:林波老师在一线,他的经典课例很多,也很有借鉴价值;冬精主任是资深编辑,见多识广,最懂教育写作。名师与主编联手,相信这本书会有魅力。跟着名师学教学,学习任务群落地不再难;跟着主编学写作,文章发表更轻松。

## 向幸福出发

读《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

□任晓莉

“幸福什么呀,一点也不幸福……”使我非常震惊,非常意外。后来我问他们向往的幸福是什么,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有的说星期六、星期天的早晨可以不起床,躺在床上睡懒觉;有的说想真真正正地放个长假去海边玩;有的说可以买很多好吃的在床上吃,不要听到父母的唠叨;有的说老师能不能少留点作业,给我们点自己的时间做些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

孩子们向往的幸福丰富多彩、五花八门,但却简单朴实。深入地细想,他们说的只不过是自己的真实感受,有些事情确实让他们感觉不自在、不舒服,甚至不幸福了,是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呢?社会、教育者、老师、家长——太多因素导致孩子没有幸福感。现在社会独生子女居多,竞争压力大,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便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地给孩子开小灶,送入各种补课班“深造”,效果却在意料之外。

很多时候,成人并不能真正理解孩子的一些行为。由于不理解而带给孩子许多痛苦,这些痛苦造成了孩子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被解决就会成为他们人格的一部分,成为将来他们性格中的一部分,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困难,影响他们的发展。那么,孩子想要的幸福究竟是什么?是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李跃儿说过“要是不懂什么是儿童,就不如不教,不教或许会更好”。教育不得法,抽去孩子的自然属性,按照成人想要的幸福一书,让我对教育有了新的思考。

《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一书,是由女画家李跃儿撰写的一部关于教育的专著,她在经历了太多传统教育的失败后,大彻大悟:终于从高于孩子的“教育宝座”回到了以平等的生命来看待孩子的成长,开始享受欣赏孩子们创造的多彩世界。这是一部爱育的宣言:居高临下的教育会压抑、束缚甚至扼杀孩子生命的健康成长,不平等的爱育却能大大发挥孩子生命中巨大的原创潜能。作者在书中通过具体的事例深入阐述了成人、教育者、老师、父母——不当的教育对孩子身心造成的影响与伤害。

通过读这本书,也让既身为教师也身为母亲的我有新的思考,让我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与特长,我们应该尊重、理解、支持孩子,而不应该灌输与强制,现在的孩子不缺吃穿,不缺玩具,绝大多数孩子也都能上得起学,那么现在的孩子幸福吗?我以前给孩子上课时也经常说:“看你们多幸福,有吃有穿,有父母爱,我们小时候……”可孩子们好像不大认同我的观点,有的默不作声,有的直接就低声说:

“教育的大道理从来不是晦涩难懂的,心理学的知识本来也是扣人心弦的。”在未读《教育中的心理效应》这本书时,对于心理学我始终保持着敬畏感。心理学涉及内容较广,其有效应用更是教育多年来的重点课题。在执教的岁月中,自己其实也在潜移默化地应用某些心理效应,但是其运用方法与策略并未形成体系。为了更好地开展班级管理工作,我在假期读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刘儒德的《教育中的心理效应》,受益匪浅。

本书共分为三辑,分别为教学中的心理效应、教育中的心理效应以及管理中的心理效应。相信每一位教师都能够从书中获得自己的感悟。该书中介绍了“超限效应”,故事讲述的道理也浅显易懂,再联系我们的教育教学就更令人茅塞顿开。学生存在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所以班主任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不能过分着急,不能一蹴而就,而是应该从“小要求”着手,提一个不复杂的、容易达到的或通过少许努力就能够完成的要求。

我班学生阳阳活泼好动,性格外向,对一切充满新鲜、好奇。课堂上听讲时经常搞一些小动作,虽然经常被提醒,但是他依旧难以做到端端正正地坐着听完一节课。我发现他很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干扰,对于学校的各项纪律不以为然。他经常与别的学生打架,班上很多同学被他打过。当你问他为什么打别人,他一脸的茫然,使劲摇头回答“不为什



8; 18; 28。这样一组数字,祥瑞,吉庆,似一群顽皮的小精灵,乐此不疲地飞翔于我的脑海,让我感慨盈心,复又笑泪迸溅,而这一切,皆源于作家庞余亮的《小先生》。这本荣获第8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就像蛰伏于岁月深处的文字惊雷,在我这个从教28载有余的乡村教师心头蓦然轰响,让我情不自禁地陷溺于18岁那年初读刘醒龙中篇小说《凤凰琴》时的那种震撼又感动、悲郁又欣慰的繁芜情境中,一时忘了今夕何夕……

周国平先生有言,一个人的童年,最好在乡村度过,因为童年是生命蓬勃生长的时期,而乡村为它提供了充满同样蓬勃生长的环境。然而,昔日乡村固有的贫瘠、落后、辛酸与悲苦等,亦同样困囿、桎梏着人的精神、视野与对未来的

## 让心灵不再有距离

——读《教育中的心理效应》

□潘麦丽

么”。他对我的批评教育并不反驳,但屡教不改,并且和我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通过对他家庭的了解,我发现他的父母工作都比较忙,经常不在他身边。他种种行为都是为了获得他人的注意力,这才是他表现不佳的根本原因。于是,我对他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虽然阳阳在课堂上表现不佳,但是我特意让他负责班级纪律的管理,将自习课班级的管理权交到了他的手中。让他成为班级管理的“核心人物”。我并没有给他提出任何“要求”,而是赋予了他权利。而当他负责这一“工作”之后仿佛变了一个人。不仅在自习课上保持安静,在课堂上,他也逐渐改变了以自己以往不良的行为习惯。为了认真履行我布置的“工作”,他对自己的行为有了更高的要求,有了全新的改变。他在我的“认可”中找到了那个更好的自己。“以诚心换真心”,学生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

此书提到的“扇贝效应”同样引起了我的思考。在案例中家长因为没有兑现奖励而让孩子出现了“罢工”的情况。本来是为了促进孩子养成良好习惯的建立,却变成了孩子行动的“目的”。班里有个学生叫哲哲,是个留守儿童,

父母都在外地工作。了解到这个情况,我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了这个孩子更多的帮助和关爱,但事情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好。一天在上早自习的时候,我发现哲哲在忙着写作业,抄作业。为了改掉他的这个坏毛病,我将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只要做到按时完成作业一周我就奖励他一个文具盒”。他眼中满是怀疑,为了让他相信,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做了这个“承诺”。从那以后他为了这个文具盒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作业,遇到不会的还会找我解答,就这样通过一周的努力,他终于赢得了“文具盒”。我和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我问他为什么高兴,他说因为得到了文具盒,我问“还有呢?”他说:“还有老师的肯定与包容”。我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告诉他:“你是优秀的孩子,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他小小的眼眶中泛起了泪花。

“心灵”的距离可以像一条千年的沟壑难以逾越,也可以像一弯浅溪一迈而过。在教育的世界中,“距离”的长短需要我们用真心去丈量,用心理学知识去缩短。真心希望每一位教育者都能消除心灵的距离,让师生的关系亲密无间,让教育人生一路坦途!

## 童心·爱心·诗心

——读庞余亮散文《小先生》

□刘敬

选择。遥记当年读《凤凰琴》时,我正上中专二年级。不得不承认,作家刘醒龙悲天悯人而又慧眼独具,能敏锐地捕捉住当时社会的焦点与痛点,深刻反映出山乡教师尤其是民办教师的无尽牺牲与艰难窘迫。我却无从知晓,当初听从乡村先生们的建议,毅然决然地将师范学校排除在可填报的中考志愿之外是不是一种庆幸,因为,“教师梦”如同一只小兽,早已在我的内心横冲直撞了许多年。我自自然明白,那些知我教我陪我成长的乡村先生们就如同《凤凰琴》与《小先生》中的先生们一样,工资微薄偏又梦想不灭,而他们不愿让我这样的“得意弟子”步其后尘,完全是出于良善之心与美好之愿。但命运兜兜转转,我中专毕业后并没有在还是“继承”了乡村先生们的“衣钵”,直至今日。

庞余亮坦言:“孩子们就是我的‘靠山’。这‘靠山’是世界上最令人

放心,也是最安全的‘靠山’。是孩子们的信任和期待,拯救了我,让我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先生’。”全书6辑作品,近90篇文章,皆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乡村教师的视角来观察,来体验,来定格,将偏远村校那花草遍地、鸟雀竞飞、单调又纯粹、寂静而优美的自然环境,那一届届一群群一个个淳朴又可爱、顽皮又勤劳的农家孩子的喜怒哀乐、嗔喜忧惧等给精心描绘了出来,还有那苦中作乐且事事操心的老校长,那望子成龙又“拔苗助长”的孙先生,那善抓纪律却忙于农活的老先生,以及那些期盼孩子能够“吃字”,对先生们尊敬有加的热情厚道的乡亲们等,共同撑起了乡村教育与四季生活的一片天。当然,清澈纯真而又古灵精怪的孩子们才是真正的角色,亦恰是这些“靠山”,给了“小先生”不绝的灵感、向善的力量与永生的希望。

尤其可贵的是,作家并不回避苦难、沉重、酸楚与泪水,更没有把

乡村生活粉饰为田园赞歌,诸如少数孩子的因贫辍学,或因狗咬、溺水而早早夭亡;学校上级名目繁多、徒有形式的检查;民办教师在“转正大”中的满腹委屈与无可奈何;家长因交不起学费,给学校送来近三千斤冬瓜相抵……然而,这些只是短暂闪现在乡村上空的阴影,新时代的清风,已将它们刮吹成蒙尘的记忆碎片,并让人们在擦去泪水、告别伤痛之后,更加执著而坚定地前行。

统观全书,作家更多的时候是以一颗未泯的童心,从爱出发的师心与对教育的热心,去敏锐地感知,去巧妙地发掘,去积极地探寻,并以诗意灵动的语言加以呈现:“细声细语的学生们在晃动小小的头颅,多像是一群细声细语的稻子,我的目光像一阵风,风掠过稻子,稻子们立即安静下来。”“我幸福地嗅着,我的眼中不是一群学生在低头考试,而是一群苹果在这初夜的枝头静静地点缀芬芳。”……类似的句段如雨后春笋,俯拾即是,在读者心头久久漾着清甜的涟漪。还有那黑板上游动的光斑,那奔跑的“金兔子”,那长在树上的名字,那光膀子的老师……我们读到的,是惊喜,是童趣,是脉脉温情,是暖暖爱意,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陪伴守护——多么美好呀!花儿与少年,相看两明媚;先生与乡亲,都有一颗透亮的心……

致敬“小先生”,美哉大文章!